

# 卷十二

書名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撰者 漢 趙岐 注, 宋 孫奭 疏  
 卷 卷十二  
 內容分類 經-四書-孟子-宋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編號 A 393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393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注**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名惠諡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

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

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

以爲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

衛之君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法度內也羿教人既求之於力分之內則學之者亦必求於力分之內矣大匠誨人既求之於法度之內則學之者亦必求於法度之內矣然必皆求於力分之內者以是力分所不到則射亦未如之何矣法度者亦如是矣此喻人以道教人而學之者亦如此耳如皆不求之於力分之內與法度之內則於道終亦不得矣○羿古之攻射者與匠為攻木之工者正義曰此已說於前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一 下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 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告子章句下凡十六章

○正義曰此卷趙氏分為下

一章言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為先食色為後若有偏殊從其大者二章言天下大道人病不由不患不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辭焉三章言生之膝下一體而分當親而疎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以為愆也四章言上之所欲下以為俗五章言君子交接動不違道享見之儀充答不差其六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七章言王道浸衰轉為罪人八章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義勝為上戰勝為下九章言善為國者必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觀十章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

十一章言君子除害普爲人也十二章言民無信不立十三章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槩十四章言仕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爲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爲下矣十五章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意十六章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教誨之方或析或引凡此十六章合上卷二十章是告子之篇有三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任國之人問孟子

弟子屋廬連問二者何者爲重曰禮重答曰禮重

色與禮孰重曰禮重重如上也曰以禮食則飢而

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

迎則得妻必親迎乎任人難屋廬子云若是則必

待禮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

於答是也何有於音烏歎辭也何有爲不可答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

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

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

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孟子言夫物當揣量其本

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累

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嶺者寧可

謂寸木高於山邪金重於羽謂多少同而金重耳一

帶鉤之金豈重一車羽邪如取食色之重者比禮之輕者何翅食色重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乎

**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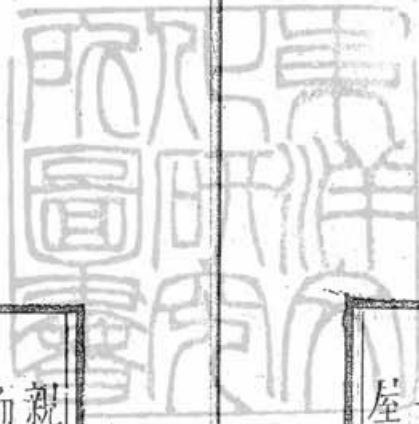
教屋廬子往應任人如是紵戾

也樓牽也處子處女也則是禮重食色輕者也

**註**

任人

至樓之乎正義曰此章言臨事量宜稱其輕重以禮為先食色為後者也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任人任國之人任國之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二者何者為重曰禮重屋廬子答之以為禮重屋廬子孟子弟子也任人又問色與禮二者孰重曰禮重屋廬子又答之以為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至必



親迎乎任人又問之曰人若待有禮然後食則飢餓而死不待禮而食者則得其食而不見飢餓必待以禮然後食乎任人意以為不待禮而食也行親迎婚之禮則不得其妻不待親迎之禮則得其妻必待親迎之禮任人意又以為不待親迎也所謂禮食者案禮云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凡此之謂所謂親迎者又案禮云夏氏迎於庭商人迎於室周人迎於戶凡此是也今任人不知此為重故以食色竝而問之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屋廬子未有言以答應故不能對任人之問乃明日往鄒國以任人此言告於孟子孟子曰於是答也何有至則將樓之乎孟子見廬子不能答此言而乃嘆之曰答此之言何有難乎何為不可答也言凡物有常如不揣量其本但齊等其末則雖方寸之木可令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峯也此乃齊等其末而不量其本之謂也言雖可謂之一帶鉤之金與一車羽毛之謂哉是亦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之謂也以其揣之以本則方寸之木不能

過於岑樓一帶鉤之金不能重於一車之羽也如不揣其本則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比竝之則何啻食為重也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比竝之則何啻色為重也如此是猶積累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積疊一車之毛羽可使重於一鉤金也是則任人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且為不以禮食則飢而死則人誰不以食為重也不親迎則得妻則人誰不以色為重也故孟子所以於此又教之屋廬子使往應於任人曰終戾其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其食不終戾之則不得其食則將可以終戾兄之臂乎踰越東家之牆而牽其處女則得為之妻不牽之則不得為之妻則將可以牽處女乎言不可如是也故以子言之所謂東家則托此言之矣如謂鄰家也然而鄰亦有西南北何不言之蓋言東則西南北不言而在矣任國正義曰任僻同姓之國在齊楚之間後亦有案文在孟子居鄒之段岑樓山之銳嶺正義曰釋云山小而高者曰岑是知岑樓即知為銳嶺之峯也曰樓者蓋重屋曰樓亦取其重高之意也云處女正義曰

未嫁者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曹交曹

君之弟交名也答曰然者言人皆有仁義之心堯舜

行仁義而已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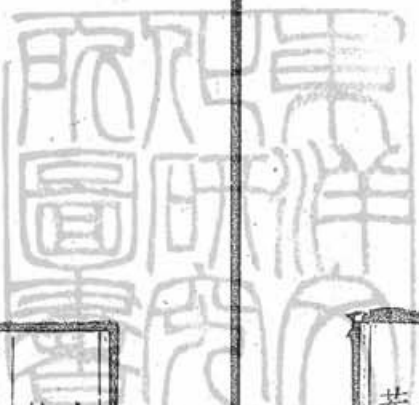
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交聞文王與湯皆長而

聖今交亦長獨但食粟而已當如之何曰奚有於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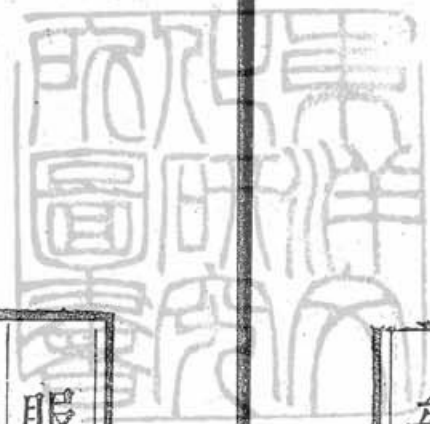
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

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

任是亦為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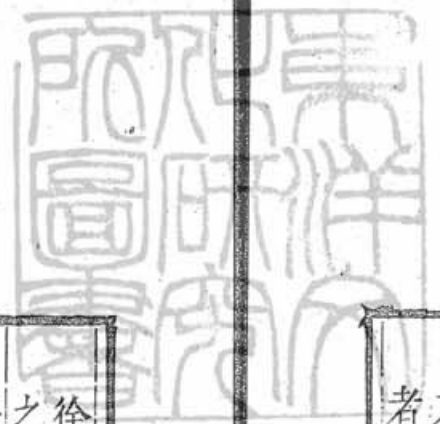


耳註孟子曰何有於是言乎仁義之道亦當為之乃為賢耳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則謂之無力人言我能舉百鈞百鈞三千斤也則謂之有力之人鳥獲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人能舉其所任是為鳥獲才也夫一匹雛不舉豈患不能勝哉但不為之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註長者老者也弟順也人誰不能徐行者患不肯為也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



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註孝弟而已人所不能也堯服衣服不踰禮也堯言仁義之言堯行孝悌之行桀服誦詭非常之服桀言不行仁義之言桀行淫虐之行為堯似堯為桀似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畱而受業於門註交欲學於孟子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也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註孟子言堯舜之道較然若大路豈有難知人若不肯求耳子歸曹而求行其道有餘師師不少也不必畱

館學也。曹交至餘師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大道人之者也。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曹交曹君之弟也。姓曹名交。然曹交問孟子曰凡人皆可以為堯舜二帝有諸否乎。孟子曰然。孟子答之以為誠如是也。交聞文王十尺至如何則可者。曹交又言交嘗聞文王身長十尺湯王身長九尺今交身亦長九尺四寸但獨食粟而已當如之何則可以為堯舜曰奚有於是至是祭而已矣。孟子答之曰何有於此言之謂乎言非論身長短之謂也。所以為堯舜者是亦為之而已。且託今有人於此其力不能舉任一匹雞之小是則為無筋力之人也。今又曰能舉任三千鈞之重則為有筋力之人也。如是言之則能舉鳥獲千鈞之重任者此亦足為鳥獲之徒而已矣。且夫人豈以不能舉勝一匹雞之小而為憂患哉。但不為之耳。如用力舉之則勝矣。以言人之所欲為堯舜者豈患其不能為之哉。亦但不為之耳。且以徐緩而行後於長者。是謂之悌。順急疾而行先於長者謂之不悌。順夫



徐緩而行者豈凡人所不能如是哉。但所不為徐行之矣。夫堯舜二帝之道孝悌而已。子今若身服堯之法服以衣服不越禮口誦堯之法言以其言有法度所行則行堯所行之迹以其行不淫虐如此是亦為堯之徒矣。若子於今身乃服桀非常之服口誦桀詭儒之言所行乃行桀淫虐之行如此是亦為桀而已矣。交得見於鄒君至於門曹交聞孟子言至此乃曰交得見鄒君可以因而假館舍願畱此而受業於夫子之門而學於孟子也。曰夫道若大路至餘師孟子乃答之曰夫道若大路較然易行也。豈為難知者哉。言不難知也。但人病不求之耳。子歸曹而自能求之而行其道亦不少師也。何必願受業於我。孟子所以答之此者蓋謂曹交欲挾鄒君而問是挾貴而問者也是以辭之而已。抑亦不屑教誨之謂也。鈞三十斤正義曰已前篇說之矣。鳥獲有力人也。正義曰案皇甫士安帝王世說云秦武王好多力之士鳥獲之徒。竝皆歸焉。秦王於洛陽舉周鼎鳥獲兩目血出六國時人也。孟子假是而開闢曹交之蔽而已矣。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

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

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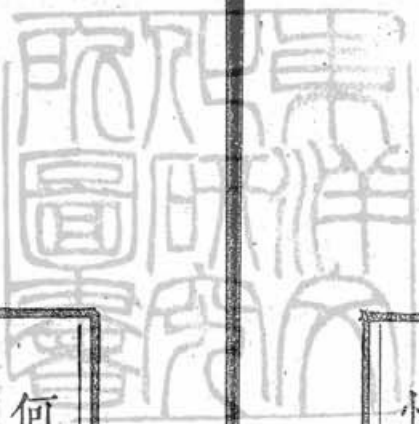
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

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

為詩也固陋也高子年長孟子曰陋哉高叟之為

詩也疏越人故談笑戚親也親其兄故號泣而道之

怪怨之意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



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重言固陋傷高叟不

達詩人之意也曰凱風何以不怨詩邶風凱風之

篇也公孫丑曰凱風亦孝子之詩何以獨不怨曰凱

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

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

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

慕孟子曰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知親之

過小也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瑾之而曾不關已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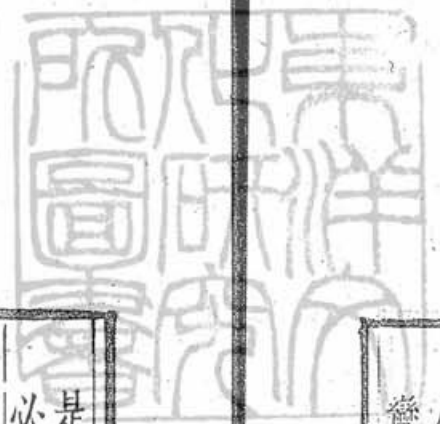
親之過大也愈益也過已大矣而孝子不怨思其親



之意何為如是是益疏之道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是亦不孝也孔子以舜年五十而慕其親不殆稱曰孝之至耳孝之不可以已也知高叟譏小弁為不達矣

**疏**公孫丑至而慕正義曰此章言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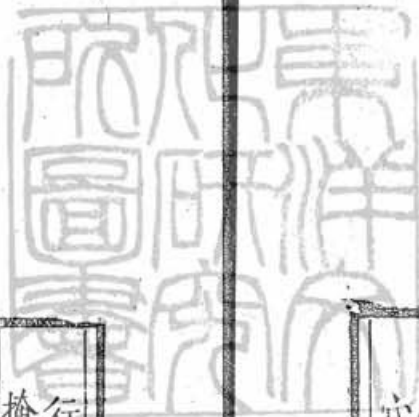
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以為愆也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高子齊人也公孫丑問孟子曰高子有云小弁之詩是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孟子又問公孫丑以謂高子何以言為小人之詩曰怨公孫丑又答之曰為其有怨也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又至為詩也固陋矣高子老孟子稱曰叟蓋叟長老之稱也孟子口陋哉高叟之謂此詩為小人之詩也今且託以有人於此是為越有蠻人被入彎弓而射之則已見之則但談笑而道之也此無他



是與越人疏也其兄如被人彎弓而射之則已見之必垂涕淚號泣而道之此無他是與兄為親也小弁之詩其辭有怨是親親之故也親親仁道也陋矣夫高子之謂此詩為小人之詩也然孟子所以重言之深誦高子不達詩人之意之甚者也曰凱風何以不怨公孫丑再問孟子然則凱風亦孝子之詩也何以獨不怨凱風邶風之詩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至五十而慕者孟子又答之曰凱風之詩是親之過小者也以詩觀之有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是為親之過小者也小弁之詩是親之過大者也以詩觀之有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是則怨以責已為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慕之是益疏其親也親之過小而怨之是懟其親也是謂父母不可以磯激之者也是親之過大者以其幽王信褒姒讒言疏太子宜白之親非特放之又將以殺之是以小弁為太子之傳作焉而著父之過為大者也親之過小者以其先王制禮夫死妻穉子幼然後其妻始與適人今七子之母則非穉齒子幼者也乃反不安其室而欲去嫁

是以凱風美孝子以著母之過為小者也故曰益疏其親而不怨慕之者是不孝者也謂父母不可激之者是以幾諫者也譬如石之激水順其流而激之耳今乃謂親之不可幾諫安得謂孝子乎所以云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又引孔子有云舜其為至孝者耳以其但亦五十之年尚能慕親矣孟子又引以此蓋謂至孝則當怨慕之也然則小弁之怨安能謂為小人乎宜高子所以見誚於吾孟子矣

**伯奇仁人而父虐之至何辜于天正義曰按史記云幽王嬖愛褒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白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後立為平王者是宜白者也以此推之則伯奇宜白也故小弁之詩註云幽王娶申女生太子宜白又取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白將殺之故也凱風美孝子之詩也云莫慰母心者註云慰安也言有子七人無以安母之心也云**



行有死人尚或瑾之者註云瑾路塚也箋云相視投掩行道也視彼人將掩免尚有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尚有覆掩之成其瑾者言其心所不忍也

**宋桴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

**宋桴** 人名桴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石丘地名也道遇

問欲何之也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

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

遇焉

**遇焉** 桴自謂往說二王必有所遇得從其志也曰

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

孟子敬

我將言其不利也

**註**

經曰我將為二王言與兵之不

利也曰先王之志則大矣先王之號則不可先生以

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

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

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

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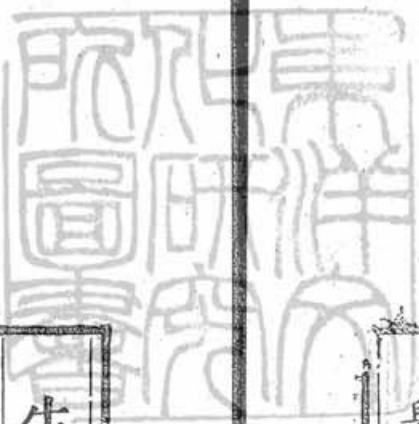
亡者未之有也

**註**

孟子曰先生志誠大矣所稱名號

不可用也二王悅利罷三軍三軍士樂之而悅利則

舉國尚利以相接待而忘仁義則其國從而亡矣先



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

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

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

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

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註**

以

仁義之道不忍與兵三軍之士悅國人化之咸以仁

義相接可以致王何必以利為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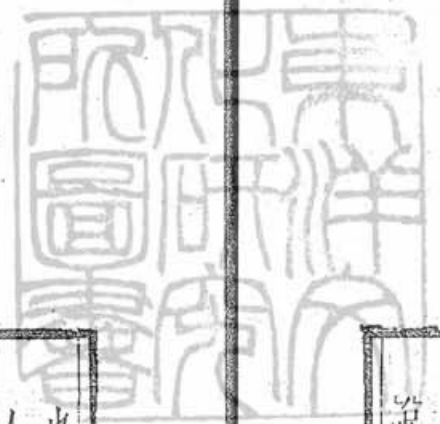
**註**

宋經至何必

此章言上之所欲下以為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俗

化於惡久而致傾者也宋經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石丘則宋國地也孟子乃問之曰先生將何往曰吾聞秦楚構兵至我將有遇焉宋極答孟子曰我聞秦楚二國交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如楚王不悅我說我將又見秦王說而罷之秦楚二王我將有所得從其志也曰軻也至將何如孟子敬宋極故自稱名曰軻也請無敢問其詳悉願聞其指意說之將如何說之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極答之曰我將說之以言其與兵之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至何必曰利孟子又答之曰先生之志則誠為大矣先生之名號則不可用也先生今以利說秦楚二王秦楚二王悅於利是必罷三軍之眾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三軍之眾乃三萬七千五百人也如此是三軍之士卒樂罷兵而悅利也為人臣者苟懷抱其利以奉君為人子者又懷抱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又懷抱利以奉其兄是則君臣父子兄弟終皆亡去仁義之道特懷利以相接待君臣父子兄弟皆以利相接待然而不身亡者未之有也言必亡其身矣先生將以仁義之道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從仁義而罷去三軍之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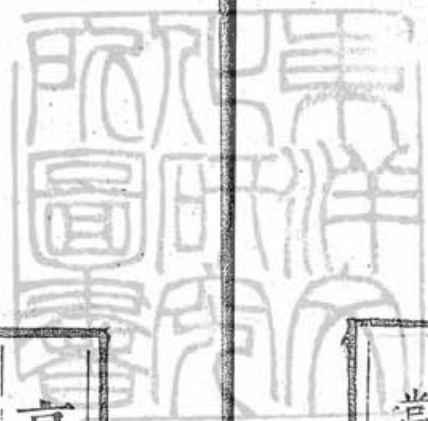


也如此是三軍之士卒樂罷兵而悅從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君為人子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父為入弟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兄是則君臣父子兄弟乃去其利而抱仁義相接待也既懷抱仁義而相接待則父子君臣兄弟兄弟兄弟如此則不為王者未之有也言如此則可以為王矣何必曰利以說之乎蓋為利則其害至於亡身為仁義則其利至於王故曰何必曰利也此孟子所以持仁義之道教宋極事其秦楚譏其欲以利說秦楚也宋極宋人名極正義曰按荀卿非十二子云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曾不足以容辨與懸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宋鉞也楊倞云宋鉞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孟子作宋極極與鉞同口莖反是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

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辭之同姓小

國也季任任君季弟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  
 居守其國致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受之而不報平陸  
 齊下邑也儲子齊相也亦致禮以交於孟子孟子亦  
 不答之也他曰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  
 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  
 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連屋廬子名也見孟  
 子答此二人有與故喜曰連今日乃得一見夫子與  
 之間隙也俱答二人獨見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子  
 當君國子民之處儲子爲相故輕之邪曰非也書曰



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

享也

孟子曰非也非以儲子爲相故不見尚書洛

誥篇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

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禮儲子本禮不足故我

不見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

儲子得之平陸

屋廬子已曉其意聞義而服故悅

也人問之曰何爲若是屋廬子曰季子守國不得越

境至鄒不身造孟子可也儲子爲相得循行國中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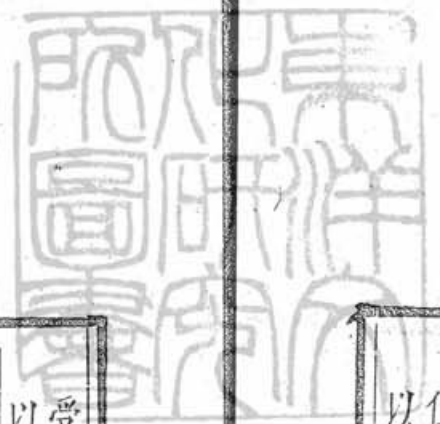
遙交禮爲其不尊賢故禮答而不見之也

孟子居

鄒至平

陸

陸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亢  
 答不差是以孟子或見或否各以其宜見也孟子居  
 鄒至而不報言孟子居處鄒國季任為任國居守者  
 也以其任國之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居守其國也  
 季任為居守以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孟子受而不答  
 孟子為齊卿相之時居處於平陸齊之下邑儲子為  
 齊相以幣帛交孟子孟子亦受之而不答他日由鄒  
 之任至不見儲子言孟子與日自鄒之任國乃見其  
 季子自平陸往齊國乃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至為  
 相歟屋廬子見孟子於此二人見與不見故喜而言  
 曰連於今日得間隙與夫子為語矣故問孟子曰夫  
 子往任國乃見季子往齊國乃不見儲子是為其儲  
 子為齊相故欲輕之歟曰非也至為其不成享也孟  
 子答之曰非為其為相故不見而輕之耳以其尚書  
 洛誥篇有云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如儀不  
 及享獻之物是曰不享以其無儀法雖有物以享之  
 但亦如不享耳惟在上者不役使下之志於享也是  
 以我不見儲子者為其儀不及物不成享也我所以



受之幣而不見答也屋廬子悅至得之平陸屋廬子  
 以曉故聞孟子言而喜悅或人見屋廬子故問之曰  
 此洛誥云是何之謂屋廬子答之曰季子以其守國  
 故不得越境親至鄒國見孟子故但以幣交孟子孟  
 子所以往而見答也儲子為齊相得循行國中可以  
 親至平陸見孟子然以不親見之但亦以幣交之是  
 其不尊賢者也是所謂儀不及物為不成享也孟子  
 所以之齊故不見而答之也  
 案魯隱公十一年左傳云滕侯辭侯來朝爭長公使  
 羽父請於辭侯曰周之宗盟與姓為後寡人若朝于  
 辭不敢與諸任齒杜預云辭任姓也齒列也是知辭  
 與任為同姓也  
 尚書洛誥篇云正義曰此篇召公  
 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此洛誥之篇也  
 孔安國云既成洛邑將欲成王告以居洛之義也云  
 享多儀至惟不役志于享者案安國傳云奉上謂之  
 享言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於禮物惟曰不奉  
 上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  
 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註**

淳于姓髡名也齊之辨士名者有道德之名實者

治國惠民之功實也齊大國有三卿謂孟子嘗處此

三卿之中矣未聞名實下濟於民上匡其君而速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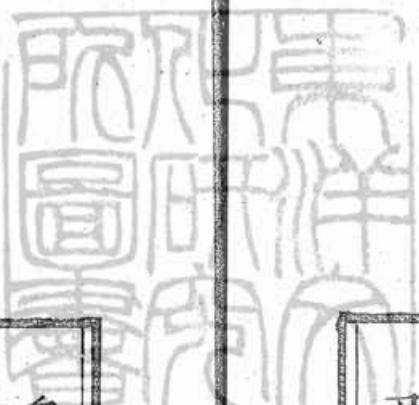
之仁者之道固當然邪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

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

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

**註**伊

尹為湯見貢於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是者五



息濟民冀得施行其道也此貢人雖與道所履則一

也一者何也

**註**

髡問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

已矣何必同

**註**

孟子言君子進退行止未必同也趨

於履仁而已髡為其速去故引三子以喻意也曰魯

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息為臣魯之削也滋

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註**

髡曰魯繆公時公

儀休為執政之卿子柳泄柳也子息孔子之孫伋也

二人為師傅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削奪亡其土地者

多若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者何用賢為曰虞不用

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歟

得歟

孟子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無賢國

亡何但得削豈可不用賢也曰管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識之

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

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縣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

縣駒處之故曰齊右善謳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

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爲之崩國

俗化之則效其哭髡曰如是歌哭者尚能變俗有中

則見外爲之而無功者髡不聞也有功乃爲賢者不

見其功故謂之無賢者也如有之則髡必識之矣曰

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

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

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



識也

**註**

孟子言孔子為司寇為賢臣不用不能用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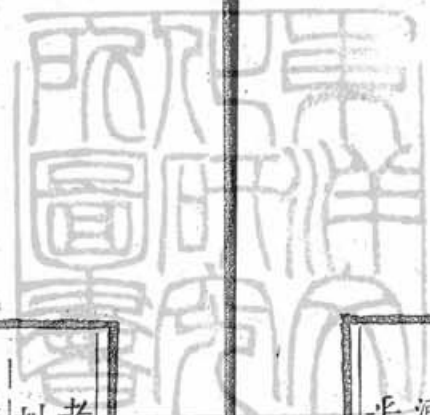
道也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不至  
燔炙者為燔詩云燔炙芬芬反歸其舍未及稅冕而  
行出適他國不知者以為不得燔肉而慍也知者以  
為為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  
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妙旨不欲為誠欲急去  
也眾人固不識君子之所為謂髡不能知賢者之志

也

**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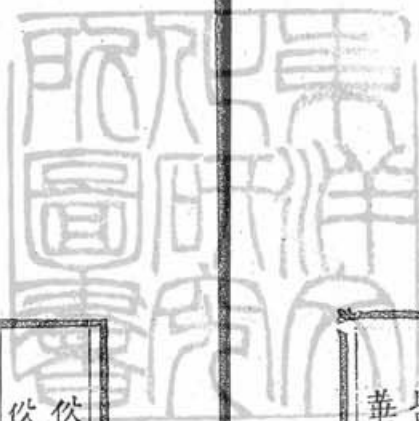
淳于至不識也正義曰此章言見幾而作不俟

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庸人不識課以功實  
淳于雖辨終亦屈服正者勝也淳于髡曰至固如是  
乎淳于髡齊國之辯士也淳于髡問孟子曰先名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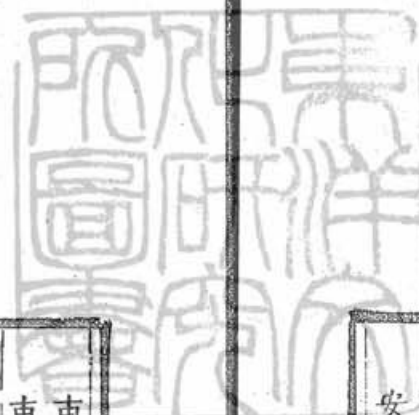
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言名生于實者也有功  
利之實斯有利之名進而治國濟民則名利在所  
先故先名實者為人退而獨善其身則功利在所  
故後名實者為自為今夫子嘗處於三卿之中而名  
實未加及於上下而去之仁人固肯如是乎髡之意  
以為仁人必不如是也故以此譏之蓋名實未加於  
上下以其上無以輔佐君而治國下無以惠澤而濟  
於民也孟子曰至其趨一也者孟子乃答曰居臣下  
之位不肯以賢而奉事不肖者是伯夷也所謂伯夷  
非其君不事是矣五就於湯五就於桀者是伊尹也  
所謂何事非君治亦進亂亦進是矣不恥惡汗君不  
辭小官者謂柳下惠也所謂爾為爾我為我爾焉能  
浼我哉既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是矣此三者雖  
進退之道不同然其所履則一而已一者何也髡又  
問孟子所謂其趨一者是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  
已矣何必同孟子又答曰其一者是一於仁也言三  
子進退行止皆一於仁也伯夷之仁則見於必退以  
為清伊尹之仁則見於必進而為任柳下惠之仁則

見於不必進亦不必退而為和如此則君子進退行  
止亦履仁而已何用同其進退行止然後為仁也孟  
子所以引此三子而喻者蓋謂我之去齊是亦伯夷  
之清者也是亦有仁而已故以是答淳于髡曰魯繆  
公之時公儀休為政至無益於國也髡又問魯繆公  
之時公儀休為執政之卿泄柳孔伋為師傅之臣而  
魯國為敵國所侵削益盛如此是賢者不能拯救之  
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也曰虞君不用百里奚而亡至  
何可得歟者孟子又答之曰虞君不能信用百里奚  
而亡其國秦繆公任用之而得為霸是則不能用賢  
則國亡矣何特止於見削歟故曰削何可得歟蓋百  
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而穆公釋其囚授  
之以國政號曰五羖大夫是其事也又說於萬章首  
卷之末詳矣曰管者王豹處於淇上至識之者髡又  
曰往日衛之善謳詠者王豹居於淇水而西河之人  
皆善謳齊之善歌詠者縣駒居於高唐而齊右之人  
皆能善歌凡此是皆以謳相尚故然也齊之二大夫  
華周杞梁皆死於戍事其二人妻哭哀城為之崩國



俗化之而皆效其哭是以如此歌哭者尚能變化其  
俗則有諸中必見於外如無其功者髡未曾見之也  
如此是故無賢者也有賢者則髡必知之矣淳于髡  
所以又言之此者以其不知繆公不能師公儀休泄  
柳子思三子之道徒疑之以為不賢又以此明孟子  
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亦若是矣故引而言之復  
譏於孟子淇水河西高唐齊右皆地名也曰孔子為  
魯司寇至衆人固不識也孟子又答曰孔子嘗為魯  
國司寇之官不得用其道從魯君祭於宗廟當賜大  
夫以胙燔肉且不至孔子孔子遂反歸其舍未及脫  
祭祀之冕而適他國不知孔子者以謂孔子不得燔  
肉故為此而行也其知孔子者以謂為君無禮乃欲  
以微罪行微罪以其孔子為司寇大夫之官凡有祭  
則大夫之黨當從君祭既從祭之禮有不備所以有  
罪矣然則君子之所為者庸衆之人固不能識而知  
也孟子言此者又有以譏諂髡也意謂吾之去齊是  
亦君子之道也豈淳于髡所識也註淳于髡至然也  
正義曰案史記列傳云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

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之時喜  
 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酒不治委政於卿大夫百官  
 荒亂諸侯竝侵國且危之左右莫敢諫淳于髡曰國  
 中有大鳥云云文恐煩更不具述註髡曰魯繆公至  
 賢為正義曰云公儀休為執政之卿者案史記云公  
 儀休魯博士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  
 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  
 小漢書曰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  
 於舍而茹蔡慍而拔其蔡曰吾以食祿又奪園夫織  
 女利乎是公儀休執政之事也云子柳泄柳也檀弓  
 云子柳鄭註云子柳魯敬仲皮之子子碩兄也子思  
 孔伋已說於前矣註孟子云百里奚去國至賢也正  
 義曰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者即經所謂知  
 虞之將亡而先去之相秦而霸其君是也云何但得  
 削者如楊子云或人問魯用儒而削雄曰魯不用真  
 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亦是意也註  
 王豹衛之善謳至知之正義曰王豹衛之善謳者註  
 案衛詩以淇水在衛地說文云淇水出河內其北山



東入河又晉世家云晉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  
 東至河內是也竹竿碩人皆衛國之詩也云高唐齊  
 西邑案齊莊公元年晉伐齊至高唐杜氏曰高唐在  
 祝河縣西北是也云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  
 齊大夫案魯襄公二十三年齊莊公還自晉不入遂  
 襲莒杞梁華旋載甲夜入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  
 於蒲侯氏杜註云近莒之邑也莒子重賂之使無死  
 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  
 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  
 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  
 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做  
 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室杜註云杞梁杞  
 殖也華周即華旋也或云齊莊公襲莒逐而死其妻  
 孟姜向城而哭城為之崩註孔子為魯賢臣從魯君  
 而祭於宗廟燔肉不至者正義曰案孔子世家云魯  
 定九年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  
 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三年季氏將墮費  
 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邑門人聞君

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於是誅大  
夫亂政者少正卯齊人歸女樂定公有怠政事子路  
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于大夫  
則吾猶可止於是不致燔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于  
屯屯魯國之南地也王肅曰  
燔祭肉也孔子因適衛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上 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告子章句下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五霸者大國秉直道

以率諸侯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三王夏禹  
商湯周文武是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

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謂當孟子之時諸侯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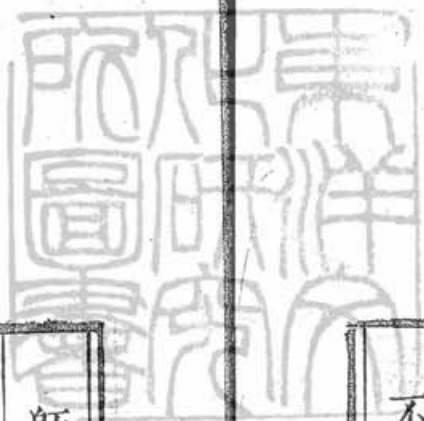
夫也諸侯臣總謂之大夫罪人之事下別言之天子

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註**

巡狩述職皆以助人民慶

賞也養老尊賢能者在位賞之以地益其地也培克不良之人在位則責讓之不朝而至三則討之以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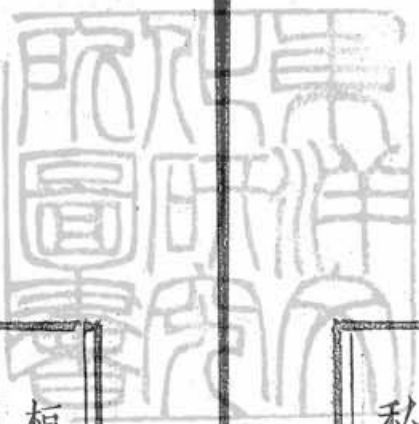


師移之就之也討者上討下也伐者敵國相征伐也五霸強摟牽諸侯以伐諸侯不以王命也於三王之法乃爲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註**

齊桓公五

霸之盛者也與諸侯會于葵丘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言畏桓公不敢負之不得專誅不孝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不得立愛妾為嫡妻也尊賢養才所以彰明有德之人敬老愛小恤矜孤寡賓客羈旅勿忘忽也仕為大臣不得世官賢臣乃得世祿也官事無攝無曠庶僚也取士必得賢也立賢無方也無專殺大夫不得以私怒行戮也無敢違王法而以已意設防禁也無遏止穀糴不通鄰國也無以私恩擅有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言歸于好無構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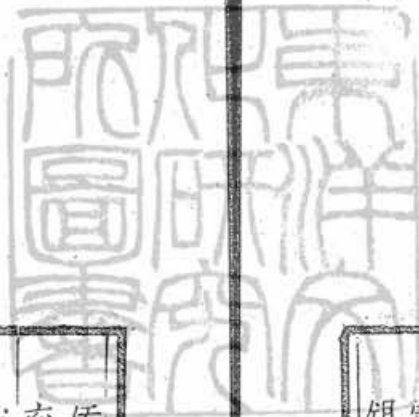


桓公施此五命而今諸侯皆犯之故曰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君有惡命臣長大而宣之其罪在不能距逆君命故曰小也逢迎也君之惡心未發臣以諂媚逢迎之而導君為非故曰罪大今諸侯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罪人也

**孟子**曰至罪人也正義曰此章言王道浸衰轉為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以匡時君者也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至五霸之罪人也者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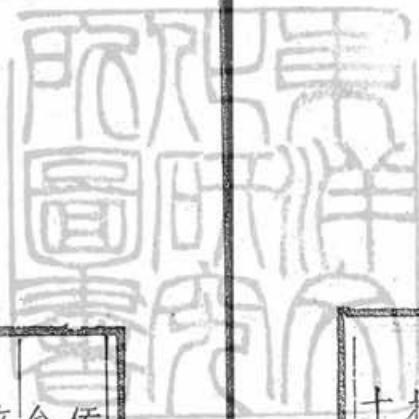
至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禹商湯周之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乃為五霸者之罪人也今之大夫

亦謂孟子時之大夫乃為今之時諸侯之罪人也自天子適諸侯至三王之罪人也者此一段是孟子自解五霸為三王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至助不給已說在惠王篇言入其疆謂古天子行巡狩之禮巡諸侯所守之地至入其諸侯疆境見其土地開闢而不蕪田野耕治而不荒又能養其耆老尊敬賢者有俊傑之才能在位行政事如此則有慶賞以其慶賞益其地也入其封疆見土地荒蕪而不開辟又遺棄其耆老失其賢人惟以培克多取聚斂之臣在朝觀述所職則貶損其爵至二不朝則削減其土地以至三不朝則命六師以移易其位也以其不能保安社稷也是故天子於諸侯有罪則討而不行兵征伐諸侯之於諸侯則行兵征伐而不討蓋彼有罪而布令陳辭以責之是謂討也彼有罪而用兵行師以加之是謂伐也且五霸者牽率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以其五霸擅自尊權不待天子錫之弓矢然後征錫之鈇鉞然後殺者也特牽率諸



侯以伐諸侯而已是則豈非三王之罪人歟故齊桓率諸侯以伐蔡晉文率諸侯以滅曹秦繆率諸侯以伐晉宋襄率諸侯以伐楚楚莊率諸侯以伐陳是樓諸侯以伐諸侯者也五霸桓公為盛至五霸之罪人也此一段是孟子自解今之諸侯乃五霸之罪人也言齊桓公為五霸最盛者也以其土地之廣甲兵之衆強制諸侯懼其未盡從已也以其土地之廣甲兵之衆丘之會葵丘杜預曰陳畱外黃縣有葵丘魯地也諸侯皆束縛其牲但加載書而不復歃血歃血歃血也言不敢負桓公之約也桓公於是初命之曰誅不孝言所誅在不孝矣無易樹子言世子已立更不得擅自變易也無以妾為妻言不得以愛幸之妾而立嫡妻也其再命之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言賢者當尊之於朝以崇其才德者當養之於學以成其德是所謂以彰明有德者也其三命之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言當敬重其耆老慈憫其幼少又當無忘忽其賓客羈旅其四命之曰士無世官不得兼攝其職也以其一官不專則一事不舉也取士必得言所取之士

必得其賢不得使之羣小殺亂之也無專殺大夫言大夫有罪者當皆請命於天子而諸侯不得專殺之也其五命之曰無曲防言不得曲防其水以專利也當通水利而防障之而已無過糴言不得遏止穀糴不通於鄰國也無有封而不告言不得有私自封賞而不告於天子也五命之後於是又布告之曰凡我同盟會盟之人自今既盟誓之後言當歸於交好無更構怨也然今之諸侯皆犯此桓公之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五禁即五命是也長君之惡至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者此一段孟子自解今之大夫為今之諸侯罪人者也蓋自諸侯之下皆為大夫者也言君有惡命臣長益而宣布之其罪猶小以其媚逢迎而導君為非故曰其罪大以其有以啓之也然今之大夫皆有以迎君之惡而啓之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國五霸至者也正義曰云齊桓晉文至楚莊五者今國史記諸侯年表云周莊王十二年齊桓公小白即位周釐王三年始霸會旅諸



侯於甄周惠王二十三年諸侯伐鄭周襄王元年夏會諸侯于葵丘天子使宰孔賜胙命無拜襄王九年卒是桓公自釐王三年始霸至卒凡得四十二年晉文公重耳自周襄王十六年即位是為霸五年率諸侯以伐曹襄王二十四年薨即位凡得九年而已宋襄公茲父自周襄王三年即位十三年伐楚十四年死泓戰是歲襄王十五年矣秦繆公任好自周惠王十八年即位二十八年會晉伐楚朝周是歲周襄王二十年三十五年伐晉報殺敗于汪三十九年卒以人從死是歲襄王三十一年矣楚莊主侶自周頃王六年即位十三年伐陳十六年率諸侯伐陳夏徵舒立陳成公午三十三年薨是歲周定王十六年矣云夏禹商湯周文武說於前矣國齊桓至罪人也正義曰云與諸侯會于葵丘案魯僖公九年左傳云夏會諸侯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秋齊桓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是之謂也是歲所謂周襄王元年矣云誅不孝者如衛世子輒拒其父蒯聵楚世子商臣弑其父凡此之類是不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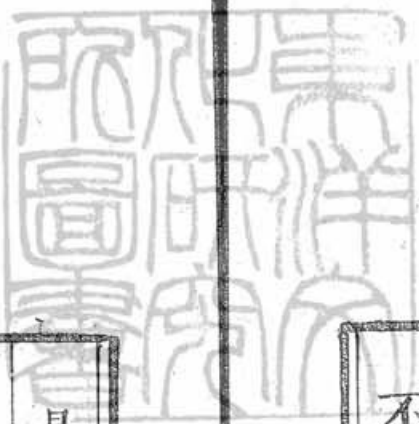


者也云無易其世子者如晉獻公立奚齊以易申生是易世子者也云無立愛妾爲嫡者正妃曰嫡也如晉獻公於驪姬是以愛妾爲嫡也云尊賢育才者如南有嘉魚之詩云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菁菁者莪之詩云樂育才也凡此是尊賢養才之意也云敬老愛小恤矜寡孤如周禮大司徒之職云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三曰養老孟子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是其旨也云賓客羈旅無忽忘也周禮太宰職云以禮待賓客之治是不忘賓客也孟子曰關市譏而不征是不忘忽羈旅也云仕爲大臣不得世官乃得世祿者如魯有臧孫氏仲孫氏叔仲氏季孫氏晉有狐氏趙氏荀氏帥氏欒氏范氏齊有高氏國氏崔氏衛有甯氏孫氏是皆世官之類也孟子曰文王治岐士者世祿是世祿之謂也云無曠庶僚者孔安國云僚官也曠空也尚書註云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位非其人爲空官言人伐天理官不可以大官私非其人亦具官而事無攝則爲非禮孔子曰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所以譏誦之矣

云取士必得立之無方者如桓公取管仲於賊國湯立賢無方是矣若晉奚齊之於里克陳靈公於夏徵舒是取士不得矣云不得以私怒行戮者如文公六年左傳云賈季怒陽子之易其班而知其無援於晉乃使續鞠居殺處父成公八年晉殺其大夫趙括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十六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是也凡此之類春秋書之四十有七是專殺大夫也云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意私設防禁者然而此意亦通義矣奈何據其下文曰遏糴則無曲防是爲無曲障障其水以專利者也故先王制畝遂溝洫所以爲此矣是齊桓會諸侯于陽穀公羊以爲障谷會諸侯于葵丘穀梁以爲無壅泉凡此可見矣云無止糴如秦饑晉閉之糴是也云無以私恩擅有封賞如成公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是也凡此五命案左傳文則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而不及五命案公穀梁述葵丘會有云無遏糴無易立子無以妾爲妻無使婦人與國事無壅泉而不及誅不孝尊賢育材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

無有封而不告案公羊述桓公陽穀之會則云無障谷無貯衆無易立子無以妾爲妻而不及無使婦人與國事其詳畧與此不同蓋所以相終始而已又案春秋凡書諸侯會有四十九而齊桓十有八焉內臣會凡二十有六而齊居四焉書外相會凡十有三而齊居六焉案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註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公元年會榿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也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國慎子善用兵者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戰鬪



是使民有殃禍也堯舜之世皆行仁義故好戰殃民者不能自容也就使慎子能爲魯一戰取齊南陽之地且猶不可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國滑釐慎子名不悅故曰我所不知此言何謂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

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况於殺人以求之乎

**註**

孟子見慎子不悅故曰明告子天子諸侯之制如

是諸侯當來朝聘故言守宗廟典籍謂先祖常籍法

度之文也周公太公地尚不能滿百里儉而不足也

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

武王者子以為魯在所損之乎在所益之乎言其必

見損也但取彼與此為無傷害仁者尚不肯為况戰

鬪殺人以求廣土地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

### 當道志於仁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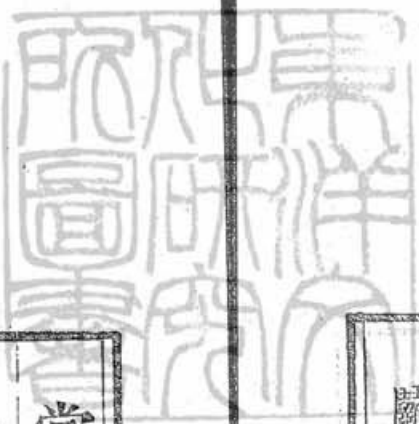
**註**

言君子事君之法牽引其君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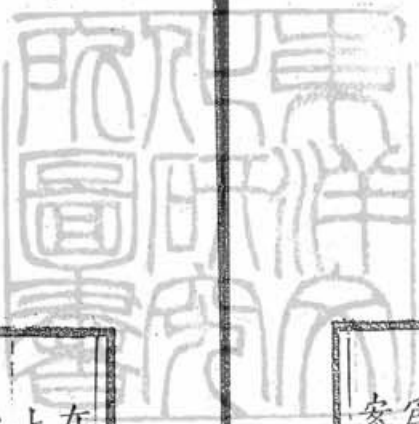
當王道者仁也志仁而已欲使慎子輔君以仁也

**疏**

魯欲使慎子至而已正義曰此章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賤其用兵義勝為上戰勝為下明賤戰者也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戰鬪孟子曰不教民以仁義之道而用之戰鬪是謂殃禍以殘害民也故好戰而殃禍殘害其民者不容於堯舜二帝之世也以其堯舜之世民皆仁義但如四凶者則誅戮之是不容殃民者也今欲使慎子為將軍雖為魯一戰而遂取南陽之地然且猶不可况有不勝者乎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之罪也慎子見孟子此言乃勃然變顏而不悅而憤之曰此言則滑釐所不知也故自稱名為滑釐是以因知滑釐為慎子名也曰吾明告子至於仁而已孟子乃與之曰我分明告子以其不可之意也且天子之地方闢千里不闢千里則其中無可以待



諸侯諸侯之地方闊百里不闊百里則其中無以守宗廟之典籍典籍常籍法度之文也謂先祖之典籍也周公之封於魯也其地為方闊百里者也非其地不足而儉用於百里然以不敢縱欲以敗王制也太公之封於齊亦然今魯國方百里之地有五以其方五百里者也子今且以為有王者興作則此魯國之地在所損之中乎在所損之中乎言必在所損也是則徒務戰鬪取彼以與此也是則仁者且不肯為而戰鬪殺人以求廣土地乎慎子善用兵至南陽也正義曰案史記慎到趙人也學黃老道德之術著十二篇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六篇墨子云公輸子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滑釐等三百人已持魯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也雖殺臣不能絕也於是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是慎子即慎到矣荀卿非十二子篇註云慎子與宋鉞孟子同時是也墨子之云則又知是為善用兵者矣云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者案尚書禹貢岳陽孔安國云山南曰陽岱山即太山



在齊國之南者也周公封於魯太公封於齊案周禮上公之地五百里齊魯是為上公之封則百里實封之五百里兼附庸之地也今魯方百里非兼附庸也安詩自廣而已禮記曰周公封於曲阜百里史記云周封伯禽於魯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是皆臆說不足取信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克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辟土地侵小國也

克府庫重賦斂也今之所謂良臣於古之法為民賊者也賊傷民也故謂之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

求富之是富桀也為惡君聚斂以富之為富桀也謂若夏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

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國連諸侯以戰求必勝之也君

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國說與

上同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

居也國今之道非善道今之世俗漸惡久矣若不變

更雖得天下之政而治之不能自安一朝之間居其

位也國孟子至居也正義曰此章言善為國者必藏

化以亂齊民不知其善者也孟子曰至不能一朝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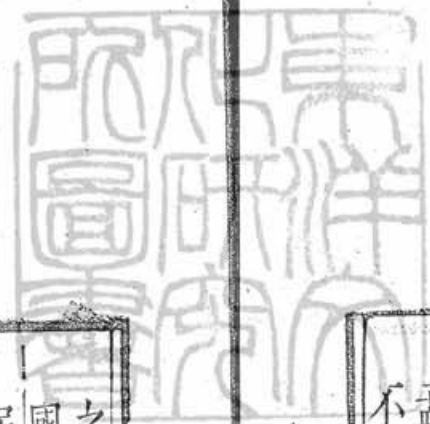
也孟子言今之世為臣而奉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

廣闢土地克實府庫以其皆培克之人也今之所謂

忠信良臣者皆古之先王治世所謂為殘賊民者也

孟子於此又言君既不趨向慕於道其心之所之又

不志於仁是為惡也而為臣者又培克聚斂而求富



之是加富於夏桀之君也又且曰我能為君期與敵  
國戰鬪必能勝如此是今之所謂良臣即古之所謂  
民賊者也君既不向慕道不志於仁而為臣者又求  
為之強戰鬪於敵國是輔桀也若由用今之不善之  
道又不能變更今之世俗如此者雖與之以天下亦  
且不能自安一朝之間以居其位也是以孟子於魯  
欲使慎子為將軍  
所以深闢之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國白圭周人也節以貨

殖省賦利民使二十而稅一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國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

也貉之稅二十而取一萬家之國使一人陶瓦器則

可乎以此喻白圭之所言而已矣曰不可器不足用

**也**

白圭曰一人陶則瓦器不足以供萬室之用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

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

**足也**

貉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獨生

之無中國之禮如此之用故可二十而取一而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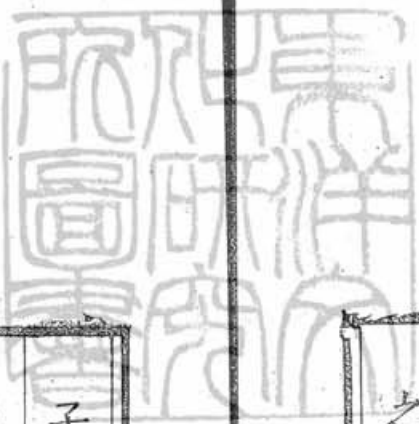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

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

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今

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效夷貉無人倫之教無君



子之道豈可哉陶器者少尚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

之道乎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為道

今欲輕之二十而稅一者夷貉為大貉子為小貉也

欲重之過什一則是夏桀為大桀而子為之小桀也

**白圭**至小桀也正義曰此章言先王典禮萬世可

有君不足為貴圭欲法之孟子斥之以王制者也白

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周人也白圭言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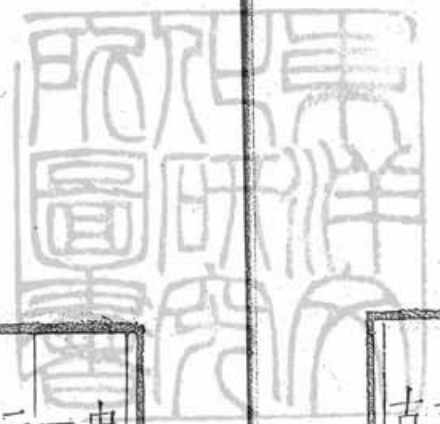
孟子曰我今欲省賦利民但二十中而稅一如之何

子欲闢之故與之曰子以二十而稅一之道乃荒服

也白圭答之曰一人陶器而供萬家之國則器不足

用也是為不可也曰夫貉五穀不生至大桀小桀也孟子又與之言曰夫貉居於北方其地寒燥而五穀不生長惟黍早熟於寒燥故生之又以其無中國之城郭宮室又無宗廟祭祀之禮又無幣帛饗殮之費又無百官之眾供贍朝食曰饗夕食曰殮如此無有費用供贍故於貉但二十而稅一亦足給也今居中國之地如去人倫之敘使無君子之道如何為可乎然而陶器之少且尚不可以為供國之用况於國而無君子之道乎且自堯舜二帝以來皆以什一而稅也今欲輕於堯舜什一之道而欲二十而取一則夷貉為大貉而子為小貉也如欲重於堯舜什一之道而過於什一則夏桀為大桀而子為小桀也以其桀暴於賦斂者也此孟子所以闢白圭也

**白圭**周人也正義曰案班固志貨殖傳云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慾節衣服曰吾治生與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又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籍古者易為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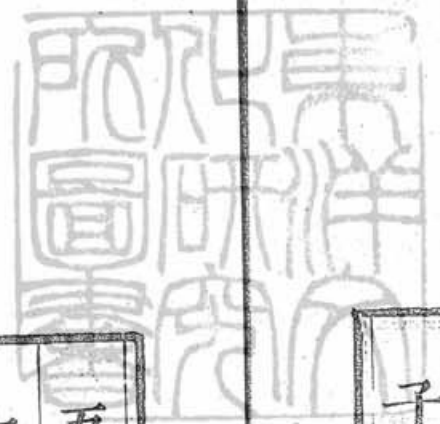


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天下頌聲作矣何休云多取於民比於桀蠻貉無百官制度之費稅薄穀梁云古者什一而籍孟子曰夏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凡書傳云什一者眾矣杜預曰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以十畝取一矣春秋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履其餘畝更復十取其一乃是什取其二故魯哀公問有若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周禮戴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取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什一皆謂畿外之國故鄭玄曰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什一耳不言畿內亦什一也孟子云方百里為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鄭玄云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則九而稅一其意又異於漢食貨志云井田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

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然而諸儒多用孟子為義如孟子所言則家別一百一十畝是為十外稅一也是為鄭玄有異於此也又孟子對滕公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玄周禮匠人註孟子此言乃云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則鄭玄以為諸侯郊外郊內郊其法不同郊內十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為二十而稅一故鄭玄又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為正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為十稅一也杜預直云十取其一則又異於鄭惟謂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趙註不解夏五十殷七十而助助七畝好惡取於此鄭註考工記云周人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丹名圭字也當諸侯之時有小水白圭為治除之因自謂過乎禹也孟子曰

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



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

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子之所言過矣禹除中

國之害以四海為溝壑以受其害水故後世賴之今

子除水近注之鄰國觸於洚水之名仁人惡為之自

以為愈於禹是子亦過甚矣白圭至過矣正義曰

為人也白圭壑鄰亦以狹矣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

者也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丹圭名也趙註所

以知其為圭字也孟子與之曰子此言有過謬矣夫

大禹之治水因水道而疏通歸於海也此故禹以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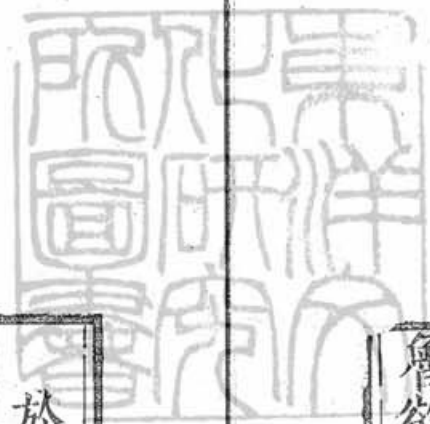
之過謬矣白圭云所以言此者是又不知大禹不自滿假不自伐之謂也於禹治水之功是又白圭未得禹萬分之一也宜其孟子辭而闕之以爲過謬者矣抑亦不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謂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

順若爲君子之道捨信將安所執之邪正義曰此章言重信

之至者也孟子言君子之道如不以信爲主則君子之道惡乎執言執君子之道特在乎信也亮信也然言亮而不言信者蓋亮之爲義其體在信其用在明君子之道惟明爲能明善在信爲能誠身不明乎善不能誠其身矣是則君子不亮又惡乎執歟以其誠也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故論語云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是重信之至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樂正子克也魯君欲使之執政



於國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人道道德得行

爲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

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之

所能乎孟子皆曰否不能有此也然則奚爲喜而不

寐丑問無此三者何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

善孟子言樂正子之爲人也能好善故爲之喜好

善足乎丑問以但好善足以治國乎曰好善優於

天下而况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干

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

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

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采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以

優之舜是也何況於魯不能治乎人誠好善四海之

士皆輕行千里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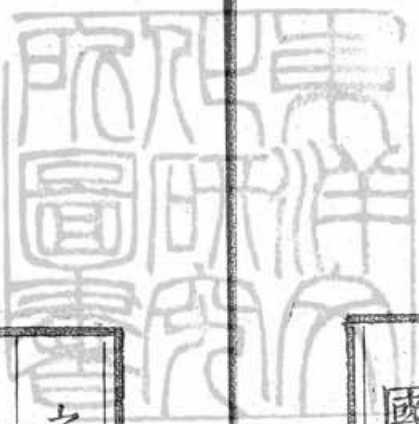
訑訑賤他人之言訑訑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

訑訑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

道術之士聞之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也士止於千

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

國欲治可得乎



之則邪惡順意之人至矣與邪惡居欲使國治豈可

得乎

**疏**

魯欲至得乎正義曰此章言好善從人聖人亦

逝善去惡來道若合符者也魯欲使樂正子執政故

言於弟子曰我聞魯欲使樂正子為政遂喜而不寐

以其樂正子將得行其道也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

至曰否公孫丑見孟子此言以為喜而不寐乃問孟

子曰樂正子有強力勝乎曰否孟子答無以力勝也

公孫丑問有智慮能善謀乎曰否孟子又答之曰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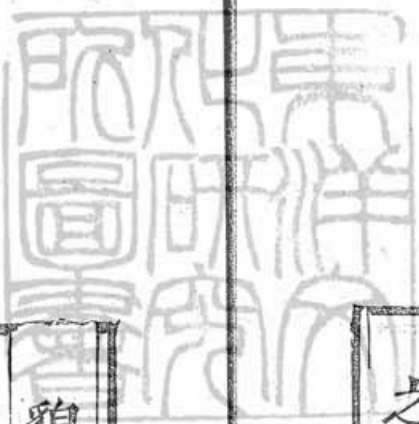
用智慮謀也公孫丑又問曰有多聞見識乎曰否孟

子又答曰無多聞見識也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

智不好善言我既已知之如此則訥訥之人發聲音形顏色以距止人於千里之外是則善言之士既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告之則讒惡諂佞面從之人至矣然而與讒惡諂佞面諛之人居國欲使之治尚可得乎言不可得而治也莊子云好言人之惡以為讒番意導言以為諂不擇是非而言以為諛樂正子克正義曰已說於前矣聞善言虞舜是也正義曰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是之謂也禹聞讜言答之以拜至合符者也正義曰禹聞善言則拜尚書讜言說於前矣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陳臻問古之君子謂何

禮可以仕也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



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

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

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去就謂下事也禮者接之以禮也貌者顏色和

順有樂賢之容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其下者困

而不能與之祿則當去矜其困而周之苟免死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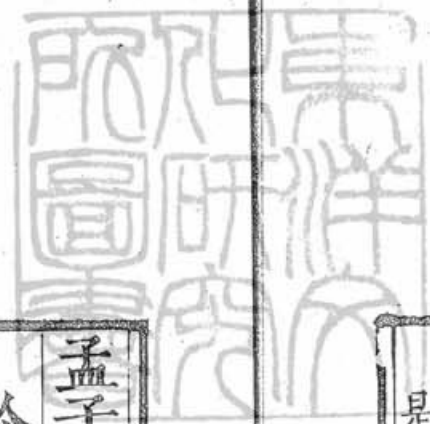
此三就三去之道窮餓而去不疑也故不言去免死

而留為死故也權時之宜嫌其疑也故載之也陳

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言仕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為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為下矣滿此三利無疑者

也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陳臻問孟子古之君子何如則可進為之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孟子答之曰古之君子為仕所去就有三也下文孟子解之者是也自迎之致敬至死而已矣是解所去就有三矣言國君迎接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用其言也則就而仕之是所謂行可之仕也如禮貌接之以禮又有樂賢之容未衰而言弗得行也則當退而去之以其為道而仕道不行則去矣其次國君雖未行用其言然而接之致敬以有禮則就而仕之是所謂際可之仕也及其國君接之不以禮又無樂賢之容是其禮貌衰也是則退而去之以其為禮而仕禮既衰則去矣其下朝且無以食夕昏又無以食以至飢餓困乏不能出其門戶國君聞之乃曰吾大為之君者不能使之得行其道又不能聽從其言而使飢餓於我之土地吾羞恥之也如此國君有以周賜之亦可以受之而不辭也無他免其餓死而已矣以其為貧而仕是公養之仕也是以魯之孔子去就如

是此孟子答陳臻之問所以執此而詳悉告之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

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

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

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

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舜耕歷山三十徵庸傳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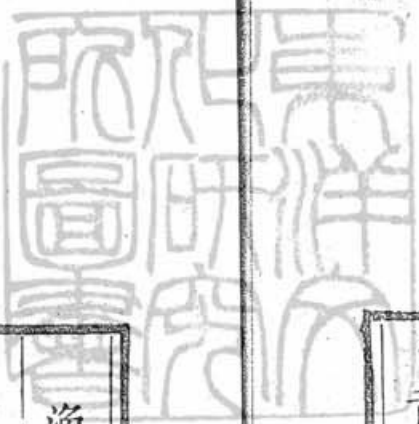
築傅巖武丁舉以為相膠鬲殷之賢臣遭紂之亂隱

遁為商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為臣

也士獄官也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桓公舉以為相

國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為令尹百

里奚亡虞適秦隱於都市穆公舉之於市而以爲相也言天將降下大事以任聖賢必先勤勞其身餓其體而瘠其膚使其身乏資絕糧所行不從拂戾而亂之者所以動驚其心堅忍其性使不違仁困而知勤曾益其素所以不能行之者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國人常以有謬思過行不得福然後乃更其所爲以不能爲能也困瘁於心衡橫也橫塞其慮於胸中而後作爲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徵驗見於顏色若屈原顛顛



漁父見而怪之發於聲而後喻若甯戚商歌桓公異之是而已矣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

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國入謂國

內也無法度大臣之家輔弼之士出謂國外也無敵

國可難無外患可憂則凡庸之君驕慢荒怠國常以

此亡也故知能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死亡也安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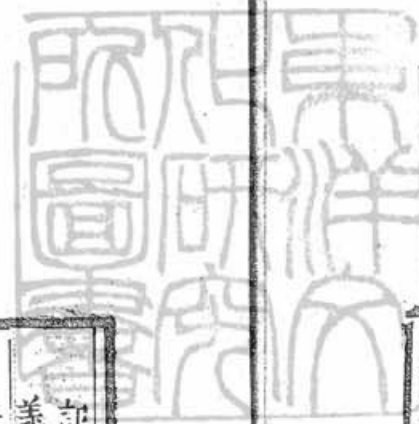
怠慢使人亡其知能者也國孟子曰至安樂也正義

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意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

愚之教者也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至死於安樂也者孟子言舜初起發自歷山畎畝之中而堯禪其位傳說築於傅岩之間而高宗舉之爲相膠鬲鬻販

於魚鹽之中而商文王舉為賢臣管仲為士官之囚而桓公舉為相國孫叔敖隱遁於海濱而楚莊王舉為令尹百里奚亡虞歸秦而隱於都市秦繆公任之以為相故天欲降其大任與之卿相之位於此六人也必先所以如是苦楚其心志劬勞其身已餓其體使之焦枯疫瘠其皮膚又使其身空乏無資財所行不遂而拂戾其所為又所以驚動其心堅忍其性曾益其素所不能而已又言人常以過謬然後更改而遷善困瘁於心而無所通則其操心也危橫塞其慮而思慮無所達而後乃能興作其大顛顛枯槁之容而驗於色而後有吟咏歎息之氣而發於聲則人見其色聞其聲而後喻曉其所為矣又言國君者入為國內無大夫循守其職而為之法家又無輔弼諫諍之士出為國外則無強敵之大國為危難之警如是者其國未為不喪亡矣故曰國常亡如是則然後因而知人以憂患謀慮而生以身樂怠慢而死也故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國** 舜耕歷山至不能行止義曰自舜耕歷山至繆公舉之以為相也是皆案史



記之文也

**國** 若屈原顛顛與甯戚商歌桓公異之正義曰案史記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事懷王為三閭大夫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讒之王怒而疎平復逐放之平乃遊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顛顛形容枯槁時有漁父釣於江濱怪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乎何故至此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混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啜其糟而餽其醢原曰吾聞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魚腹中耳遂作懷沙之賦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後百餘年賈誼為長沙王大傳過湘投書以弔之甯戚角歌者案三齊記云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粲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骨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乃召與語說之遂以為大夫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

而已矣

**註**

教人之道多術予我也屑潔也我不潔其

人之行故不教誨之其人感此退自修學而為仁義

是亦教誨之一道也

**釋**

正義曰此章言學而見賤恥

言教人之道非特一術耳以其多有也我之所以於

不潔人之行而不教之者此亦我有以教之也以其

使彼感激自勉修為之而已是以亦為教誨之者也

蓋謂教亦多術者有君子之五教或三隅不反則不

復也或叩兩端而竭於鄙夫或瀆則不告或謂子之

歸求有餘師或為挾貴

而不答是教之多術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下終

